

四十八天

李立

四十八天

李 立

封面题字：王庆淑

封面设计：王师颀

四 十 八 天

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日记

李 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3.5印张 50,000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5,000

书号11002·632 定价0.38元

序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暂寓汉口，那时中原军区的问题正闹得很紧张。汉口有个军调部的第九小组，中共的代表是薛子正上校。他们住在德明饭店里，实际上是整天受着国民党特务监视的。有一天，军调部一位朋友把一包稿子交给我，说是从中原军区带出来的一些战士和干部的作品，希望我看看。我拿回来看了一遍，大部分都是秧歌和活报的习作，写得并不怎么好，其中有一本就是这部日记，题名《四十八天——日本投降后南征北返四十八天回忆》，作者没有署名。读完这本日记，我大为感动，急于想查出作者是谁；但在这时，国民党已经违背协定，开始进攻中原军区了，李先念将军和王震将军率部胜利突围北返，驻汉口的军调部第九小组也随着撤销了。

我一直带着这部手稿，由上海到香港，抄了一段题作《八面山上》，署名“佚名”，在《群众》上发表，很得到一些读者的好评。原稿题名虽为《四十

八天》，但记到第三十三天（九月十三日）便终止了，也许因为戎马倥偬未能继续写下去吧？看来是在紧张的战斗空气中写成的。但是我猜想作者并不是所谓“文化人”，而是一个实际政治工作者，他也不是为了创作或要发表而来写这日记的。他只是觉得这段战斗生活十分可贵，所以就自己所见所闻所遇所感朴素地记述下来，然而由朴见真，这日记显示给我们的，不仅是生活的真实，而且也可以说是历史的真实。这样一支军队是怎样从人民中强大起来的？那些十余年前曾经是苏维埃革命的中心地区现在是怎样情形？以及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国民党怎样在胜利的翌日就竭力向人民进攻？在这短短数万字中，都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认识。作者所写的，都是身边琐事，然而一个在实际战斗中的真正战士，他的身边琐事，也就不能不和这时代巨潮息息相关，因此从他的生活纪录中间，也就使我们真切地感觉到时代和历史的脉搏。

这里使我特别惊异和感动的，是在那样非人所能承受的艰苦环境之中——那比绥拉非莫维支的《铁流》里情形不知更艰苦几倍的，这些人民的战士是那样充满着对革命、对党、对毛泽东坚贞的

信念，那样一种充沛的乐观精神，那样一种豪阔而勇敢的笑声，那样一种深切的同志爱和阶级爱，仿佛世界上任何一切都不可能使他们有一分沮丧似的。这使我想起一些诗人和作家所常说的战斗的乐观主义，这就是真正战斗的乐观主义啊；它是产生于那样一种血肉战斗之中，那样一种集体意志之中，而不是那些在“薄海民式”的生活中自命不凡的人们所能梦想的。

当我读到王震将军在病中从担架上跳下来，把担架让给一个病员，而自己向前奔去的时候；读到王政委在千辛万苦中把毛主席的言论集一刻不离带在身边的时候；读到金忠潘同志饿得两眼昏花，捧着一碗饭，忽然想起毛主席“与弟兄共甘苦”的话，而终于忍住饥饿推给战士们吃的时候；读到这些十年苦征的战士重新看到井冈山的时候；读到那些在老苏区受苦和坚持了十年的人民和红军家属，忽然看见自己的队伍和亲人的时候，我实在难以抑制我的激动了。有什么比这一些故事，更是我们生活中美丽的诗呢？

我确是被感动了。我相信，每个读者读完这本书时，他至少可以获得一种认识，一种信念：为什么人民解放军是那样坚强，为什么它永远是

战无不胜的。

这样一种文艺形式，我以为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毫无铺张，毫不渲染，而只是把生活中最真实的东西，最真实思想和感情，朴实无华地写下来，使你不可能相信这中间有半分虚伪。而由于这样的一种真实性——个人和集体战斗相结合而取得的真实思想与感情，使这作品给予我们一种强大的感动力。尽管它还粗糙，但我可以斗胆说一句，现在一些住在都市里努力在追求形象和技巧的作家，是绝对无法写出这样动人的作品的。

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曾经热烈地鼓励过运用这类战地日记和“实在的故事”的形式，这些形式的作品曾经受到人民热烈的欢迎，起了极大的鼓动和教育作用。自然最主要的还是生活，在目前中国翻天覆地的时代大浪潮中，这些斗争生活是无穷尽的，要求我们去写出来，那么这种写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特别重视的。

就因此，这一本日记——一个战士的作品的出版，更是值得我们欢呼的了。

荃麟 序于香港 一九四八年一月

目 次

序	邵荃麟 1
胜利——带来了新的任务	1
八面山上	11
吃了井水，一辈子也忘不了挖井的人	28
进入了五岭山脉	40
青风亭前迎四支队	49
井冈山，我又看到了你!	61
会见了自己的亲人	73
从敌人的夹攻中通过去!	87
胜利会师	96
重印后记	103

胜利——带来了新的任务

八月十二日 雨 六〇里

这支南下打日本侵略军的劲旅，深入敌后横冲直打和昼夜不停的急行军，已经胜利地渡过了两道湘江，通过了两段粤汉路，八月十二日终于到达湖南衡阳南湾，这接连两周来的行军生活使我感到有些疲劳，经过一夜充分的睡眠，一切的疲倦已经消失。清晨的睡梦里，被一位粗中有细的通讯员，冲了进来，惊醒了。睁开眼一看，是王政委写来的条子，上面写着：“日本政府已宣布无条件向盟国投降了”，要刘主任和我立即去开会。当时惊奇得呆呆地站了一会，人们的脸上带来微笑，兴奋地走了出去。

从雨后的泥泞路上，到了司令部。同志们手舞足蹈地纷纷在议论。王胡子今天特别起得早，拿着一支烟放在嘴里，轻轻地几步走到地图的前面，左手拿了灰色军帽在后脑擦着，似乎在思考什

么。忽然回转头来，对我们说：“好消息，日本无条件地向盟军投降了，中华民族解放了！”

接着就开会了，王胡子首先在会议上提示：“这次日本投降，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又一次新的大变化。人民经过八年来的英勇抗战，用自己的鲜血，赢得了爱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全中国从此就开始天亮了，走向光明了！可是我们这里还被一张乌云遮着，可能还要下一阵大暴雨，还需要刮一阵大西北风，才能把它吹开，天空才会明朗起来。现在我们处境仍然是艰苦，可能有一时期比从前更加艰苦，不过时间不会很长的，因为国际国内的和平民主统治了一切。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充分的准备。”

日本投降后，我们南进的任务也变了，首先配合友军沿粤汉路接受日本的投降，然后再与东江纵队会合，来争取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早日实现。

毛毛雨仍然在下着。人们带着新的喜悦。老百姓听到这消息也十分欢喜。回到住所，我告诉了主人家周老先生，周老先生吞吞吐吐地连想带笑地回答：“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了八年的英勇抗战，将法西斯侵略者最后打败了，

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啊！”

哎，同志，屁股后面又来了美国人哪，美国兵开入中国境内，空军也降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听说还不断地开来，将来都得请他们出去哟！人民的灾难几时才能摆脱，国人值得警惕啊！

雨后的斜阳从云层里透出，坚强的进军——这是一个新的行动——又开始了，战士们千百双黑黑的眼珠发出光芒，注视着墙上挺大的“号外”，一个一个带着笑迅速地走了过去。

十三日 阴 七〇里

朦胧的夜半，突然被老百姓的雄鸡叫醒了。刘主任在黎明前老是吃不下饭，这是在行军中的一个坏习惯。在我只要饥饿了，不管夜晚也得吃两碗。队伍从贺家圩的村子当中穿过去。天空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原来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我们在那浓厚的大雾底下走着，同志们的衣裳都打湿了。

前头的队伍停下来在休息。这时新闻台一个小通讯员送来一包新闻，是新华社广播朱总司令发布的一号和二号命令，但没有译出来。等译完了大家一致呼喊，请邹副参谋长来读给大家听。喧

闹的声音突然静下来，大家睁着眼，耳朵显得分外敏锐，听他的朗诵，听到有劲的当儿，几乎狂热起来，可是，突然被前面的机枪声打断了。

山谷前面是衡阳通永兴的大路，张桥是日本人的据点，他们在封锁我们前进。战士们便大声地喊话：“你们还在发狂吗？你们的老子日本政府已向我们投降啦！”密密的机枪可更打得厉害了。另外一个战士说：“他们在那样的山谷里，可能还没有接到投降命令哩。”

前面英勇的战士已经冲过去，用几挺重机枪的火力压住了，如果他还要打的话，就干脆消灭他。这时王胡子走上去一看说：“不必了，日本人已经投降。今天不受降，明天也会受降的，何必纠缠在这里，伤亡几个人可不值得。倘若日本人果然不肯投降，再坚决地消灭他。”

这时便从张桥右边山上选择了一条新的小道绕过张桥据点。关在鸡笼里的日本人，望着雄壮而又威武的队伍过去。翻了一个小山坡，便顺右边下山，从稻田里走过去。

那山谷的稻田，便是冬水“潘湖田”。田岸又小，勉强可以过人，但是骡马非走田里不可，走前头的一匹骡子陷到泥泞当中，随着新闻台的大骡

子，也倒下了。怎么办呢？好家伙，一个北方小胖子饲养员，赶快脱掉草鞋，扎起裤脚，跳了下去，使出牲口那样大的劲儿，一下将骡子拉起来了，回头又两手拉住骡子尾巴一拖，连人带牲口跳了起来。前面的人群在泥泞的道路上起伏地波动着，通过公路，往双全桥进军。

十四日 阴 八〇里

摸了一段黑路，天才黎明。四周围的山峰被大雾笼罩着。队伍从一个小村庄里穿过，都停下了。命令再三地传来，叫队伍靠左边，让后面的队伍上来。忽然从右前方的丛林里发射出密密的机枪，子弹不停地从头顶上叫过去。当时以为是日本人的袭击，前面的勇士们猛虎下山似的，冲到他们跟前，捉住了几个，带了上来。

不幸得很，国民党军队又来拦阻我们了，阻挠我军受降工作。捉来的俘虏称，他们是四十二军的一个团，昨夜由桂东赶来，刚才到的，奉命令来堵截我们。

王胡子详细问了俘虏情况，为了避免磨擦，写了一封信，将俘虏释放，把信带给他们团长去，信上说，我们是八路军，假路经过，不必发生误会。

王胡子迅速地从地图上选择了新的道路，同志们很快地弯着腰从密密的茶树底下走过去。今年是胜利年，山上的桐子特别茂盛，红红的象苹果一般吊在树上。一个北方战士偷偷地摘几个放在口袋里，以为是苹果。坐在树底下一个战士，跟着也摘了几个。另一位南方同志说这不能吃，是南方的出产——榨油用的。大家都笑了起来。

好家伙，他们的机枪，打起来了。看见我们快走，他们从山上下来几十人，妈的，饶了他们狗命还不知道好歹，还想老虎嘴上来拔毛，该得教训他！散开，沉着地隐蔽在茶树下，每个人从身上掏出了手榴弹，打开了保险盖，快接近二十米达，手榴弹同时飞出去。爆炸声震动了山谷，把他们一个连打得屁滚尿流，伤亡几十个，捉来二十多个。他们一个团全部逃上了高山。真是不中用的东西！

后面一连人乘机追了过去。我们安然地按照原来计划走大桥通过。

十五日 晴 九〇里

在星光的闪耀下，边走边打瞌睡，人们的心，是清醒的，脚步不停地向东冲前进。

天亮了，周围村子里老百姓煮饭的烟子向天

空上升与清晨的雾混合在一块。人们分不清哪是烟，哪是雾。沿着碧绿的山沟走到了龙形河，同志们一个个地涉水过去。

上面本来有条木桥，又被九战区的工兵营破坏了，企图堵截我们。谁知道，拂晓前毛营赶到，将他们赶走，并且神速地进占了龙形市，将另一部击溃，缴了数十支枪，掩护主力在龙形市东五里的村庄里安全地煮饭吃，大休息。

事务长带着炊事员忙着进村子，买南瓜、青菜、红薯丝，大杂烩煮了几锅。

我们被分配在一株大树底下休息。大家忙着在田野里找稻草，有个同志连草也不找，就躺在地里。耸立着的大树一棵靠一棵，遮得连一点阳光也透不过来，人们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会了，谁知道四周的山蚊虫不留情地在骚闹。树叶底下的蚂蚁也配合着行动起来。

一会儿饭来了，饿虎下山样将饭抢光了。日本人浅井和几位女同志动作慢一点，几乎没有装上饭，女同志倒是有办法，走到老百姓家向女娘们弄来一些开口味的酸菜。

下午的太阳晒得厉害，一下又被云彩遮住了。閃雷和飞机，同时从云中穿过去。在这里堵截我

们的反动派不敢见我们就跑掉了。侦察员捉来了几个掉队的，他们说：“你们是华北来的八路军，厉害得很，日本人都怕的。”接着又爬了一座大山，黄昏才到石枳。

我们走到左边山麓的一个孤独的小房子里，——鹅鸭叫了起来，象是一家兴旺的老百姓，却没有人在家。我们代他们把晒在外边的食物和衣裳收回。老百姓在山上望到这队伍守规矩，和乡保长讲的完全相反，便大胆地回来了。

走进门头一句话就是：“对不起，知道是你们，老百姓一个也不走了，乡长说你们是一支不愿缴械的伪军，那完全是造谣哪。”

在秋夜霖雨里，尾追的反动派又来捣乱，装模作样的夜袭，在山顶上打了几阵子枪，喊冲喊杀，乱叫一通，但终于不能破坏我们的睡觉。

十六日 晴 一一〇里

屋子里那盏桐油灯还亮着，我们便出了大门，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加入了行进纵队，从滑溜的黄泥路上，坦坦地走上了山坡，东边已经透出微弱的晨光，天光鸟在窠巢里，歌唱起来。

尾追的反动派，又从后面跟了上来，打瞌睡的

同志们增加了新的力量。

在快速的行军中，下午通过了资兴桂东之间的公路，左边的高山上有人在打机枪，但没有勇气下来。老百姓说，这是乡公所的游击队。

当太阳下山时，前面部队已过了羊头。在左边的林子里，发现了穿黄色军衣的几个兵。颜营长估计，如果上了山，他们会捣乱后面部队的。立即去一个连将该村分两路包围，喊他们出来缴枪。果然他们躲在床下，和尿桶角上索索发抖。他们出来一个连长，请求不要打，他负责集合。一个个地走了出来，放下武器。

今天大小爬了九个山，走个两头黑，人们就饥饿得不行了，站着就想坐，坐倒又想躺下。大家希望走到一个大点的村庄好宿营，可是却住在一座最小的茅房子里，连站也站不下，只得露营了。同志们就躺在石头上，路上，不顾蚊子咬，石头硬。

但是最辛苦的却是事务长和炊事员。他们同样的走路，甚至还要多走点，不顾自己的一切疲劳，还要操心大家的吃喝。明早再不吃，就不能走路啊。他们忙了一夜，买来些南瓜、豆角，半夜起来预备了明天的早饭。

陈宜枝、沈平、黄克听三位女同志倒不差，没